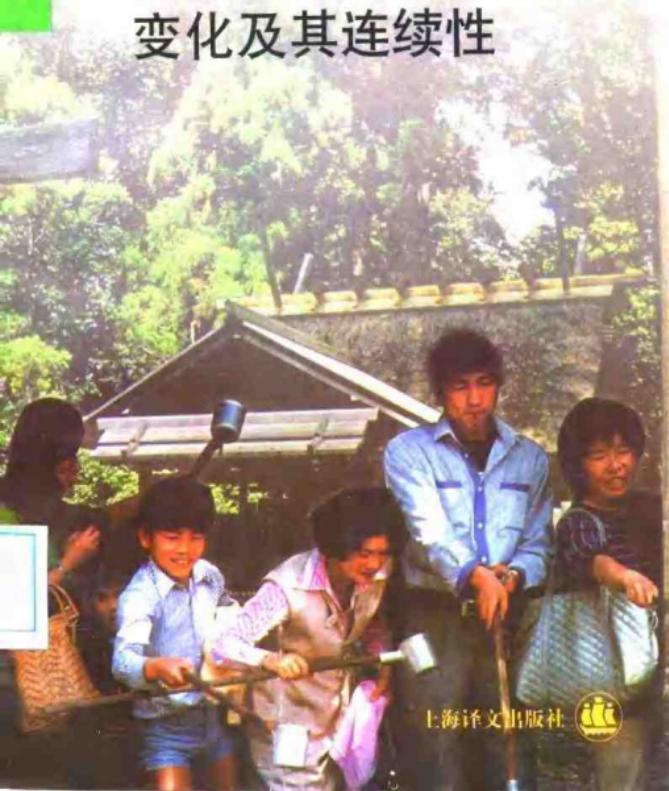


[美] 埃德温·O·赖肖尔 马里厄斯·B·詹森著

# 当今日本人

变化及其连续性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外国人丛书·外国人丛书

[美] 埃德温·O·赖肖尔 马里厄斯·B·詹森著

# 当今日本人

变化及其连续性

孟胜德 刘文涛  
汪绍麟 译

J9160/10



上海译文出版社

Edwin O. Reischauer

Marius B. Jansen

## THE JAPANESE TODAY: CHANGE AND CONTINUIT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译出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ig Apple-Tuttle-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图字:09-1996-033 号

### 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

[美] 埃德温·赖肖尔 著  
马里厄斯·詹森 编

孟胜德 刘文涛 译  
汪绍麟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号 14 弄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插页 6 字数 320,000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7-5327-2012-8/D·052

定价: 21.20 元



天皇一家(摄于1993年6月)。站在天皇明仁、皇后美智子后面的,从左至右,公主佐与子,1992年毕业于学习院大学日本文学系;皇子德仁,1991年从牛津大学回国后被封为皇太子;皇太子妃雅子,哈佛大学毕业生,也曾在牛津大学就读过;皇子秋筱和皇子妃。



中曾根康弘首相(在中间的里根总统旁)作为1986年七个主要工业化国首脑会议的东道主。



国会大厦 奇妙的是,它建造于在国会势力暂时衰落时期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护城河之一  
拐角处的一座小  
塔楼。该河环绕  
旧江户城，现大  
部分已为皇宫庭  
园。它给东京市  
中心提供一个宽  
敞的翠绿的岛屿。



图中三位男子正在相互介绍，简短地问候致意。鞠躬是日本人之间的习惯，握手大都是用于与外国人打交道。鞠躬的深度和次数，一般能反映出地位、关系和年龄上的差异。



商人们正在观看《朝日新闻》报社张贴的1986年7月6日的部分选举结果。参议院252个席位的选举结果在左边，席位更多的众议院512个席位的选举结果在右边。右边五栏是已当选的人数，以及议会解散前各党力量的大小。从左至右五个最大的政党分别为：自民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和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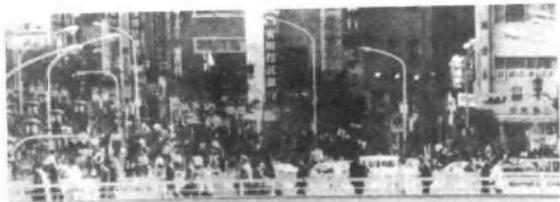
现代日本的鲜明特征：富士山、新干线和刚收割完的传统稻田。



本田汽车停留在大量汽车之中，等待装运上本公司所拥有的专用船出口。现在，美国人对日本汽车的牌名如丰田、日产、本田和马自达，就象日本人那样熟悉。



用机器割稻。从这位“农民”的衣着来看，他好象是个在城镇上工作的人。



典型的城市街道，挤满了车辆和行人。



配备有保护性的盾牌和中世纪式头盔的特别防暴警察，与头戴安全帽手持长杆的聚众闹事者对峙。



自卫队的坦克在中曾根康弘首相的检阅下通过。



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在一间典型的、小而拥挤的房间内用餐。



歌舞伎中的一幕。歌舞伎是十七世纪在城市商人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受人喜爱的戏剧。歌舞伎使用精巧的布景、会升降的旋转舞台，有一条通道通过观众席供演员进出之用。坐在低平台上的一些男子组成乐队和合唱团，以加强戏剧效果并有助于描述故事。包括上图表演跳舞的姑娘在内，全由男子扮演。



镰仓大佛，于十三世纪建于东京附近的镰仓(当时的幕府)。它与日本西部奈良的大佛相似，是世上两个最大的铜塑。大佛所在的寺庙于1495年被海啸冲走。



神道的一位祠掌正在履行一项仪式，为一家人求得仪式上的洗罪或保佑。悬垂着纸带的小木板表示祈求者，它通常要被举行洗罪或供奉仪式的祀掌所挥舞。照片的后部是木制的许愿的小匾额(称作“绘马”)，是那些求神祛除疾病或要达到某项目的，如入学考试被录取等而求神帮助的人所呈献。

---

---

## 出版说明

本书是埃德温·O·赖肖尔所著《日本人》一书的增订本。埃德温·O·赖肖尔(1910—1990年)，美国人，出生于日本，早年曾在法国、日本和中国求学，后来还娶了一个日本妻子，曾长期从事远东问题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一度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特别助理，后又出任美国驻日大使(1961—1966年)，是美国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著有关于日本和远东问题的书籍多种。《日本人》是他的后期著作，初版于1977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为美国畅销书之一，曾多次重印再版。我社曾于1980年出版中译本(孟胜德、刘文涛译)，作者赖肖尔曾为该中译本作序。

本书原版出版至今已二十年，其间虽曾多次修订补充，但由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少量的修订补充已不能反映日本的现实情况。为此，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了最新增订本，并增加了由普林斯顿大学日本史教授马里厄斯·詹森撰写的“今日日本”一章，书名改为《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

增订本与原书《日本人》相比，变动较突出的为“企业”这一部分。《日本人》第三部分“社会情况”中的“企业”这一章，现已大大扩充内容，成为增订本的第五部分。这很符合日本作为经济大

国的情况。全书改动面较大，除第3章至第9章较少改动外，全部改写的达十一章，其余各章改动也颇多。

本书中译本以原《日本人》中译本为基础，按增订本原版校订修改增补，其中增补版序言、序言以及全部改写的第30、31、32、33、34、40章由原译者孟胜德先生译出，第27、29、37、38、39章由汪绍麟先生译出，其余部分由汪绍麟先生校订修改补译，并负责全书统校，增添了必要的注解。译校过程中，孙康琦先生校阅了本书有关章节。

本书既为《日本人》的增订本，作者埃德温·O·赖肖尔以前为我社《日本人》中译本写的序作为资料仍予保存载于本书，供读者参考。

---

---

## 增补版序言

本书自从上次修订以来，日本也和世界各国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的结束以及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使国际形势显得更加变幻莫测，我们以往对政治和政策的一些看法和假设已不再符合实际情况了。为此，编者要我写一个带结论性的章节，概述 1990 年以来日本在这种新形势下所发生的种种变化。随着有关事件的发展，我对其他章节也作了一些相应的改动以免产生前后矛盾。同时，我也为参考书目一章增加了两段话，用以说明有关日本的论著也是根据新的情况不断发生变化的。

马里厄斯·B·詹森

1994 年 4 月

---

## 序　　言

《日本人》自从哈佛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以来，已经过去十年了。编者深感有必要在再版时增加一些最新的内容。但是，对过去十年只作些文字上的改动或增加一些相关材料显然是不够的。诚然，日本人本身在这样短的一个时期里不可能发生太大的变化，但外国人对日本的了解以及他们对日本人的态度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现在被看成世界上三四个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在写关于日本的书时，作者必须认识到读者对日本的知识可能比十年前要丰富得多，对日本的概念也可能完全不同了。

正因如此，《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实际上是一本新书。有些章节同以往的一样，另一些章节几乎完全改写。一方面，历史背景没有太多改变；另一方面，有关企业的一章已经扩大篇幅成为新的第五部分；最后，有关日本与外部世界的第六部分也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改写。这本新书的副标题“变化及其连续性”，在某种意义上表述了新旧两个版本之间的关系，同时贯穿全书的重大主题则更为突出。

如此规模的一本书显然不可能对日本人这样一个庞大而又纷繁的题材的所有方面都加以讨论。好在有许多专著论述了我

所没有涉及的领域，例如有关日本人的、令人神往的日常生活细节；日本人的文学、艺术、戏剧和其他文化成就以及日本经济发展的详情等等。我只集中写日本人民本身——他们当前的社会政治制度，企业组织形式以及日益重要的与世界各国的关系。

写这样一本书，作者不仅要依靠自己的观察和研究，还要依靠许多日本和外国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我曾参考过的著作数量很多，即使列举其中最重要的作者也不太可能。在《日本人》一书中，我曾对几位提出修改意见和帮助打字的朋友表示感谢。在这本新书里，我要对以下几位朋友表示感谢：他们是埃拉·L·拉特利奇，鲁伊科·康纳，负责本书的打字工作，他们两位以及南希·迪普特拉还帮助核对人名和图表，安·霍索恩负责编辑工作，史蒂文·埃里克森博士编写了“参考书目”<sup>①</sup>部分，彭布罗克·赫伯特和图片研究顾问们为本书提供了最新的地图和文内插图。

埃德温·O·赖肖尔

1987年5月

作者按：

1989年12月《日本人》平装版重印时，我作了一些修改以反映当时的政治、妇女地位和日本明仁天皇登基的情况。

---

<sup>①</sup> “参考书目”在中译本中从略。——译者

---

## 《日本人》中译本序

中 日两国人民历史上一向是近邻,但从未有过十分亲密而相互非常了解的时候。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因为日本的文化是从中国借鉴来的,正如北欧人民同地中海地区的人民具有共同的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一样。但是中日之间隔海相望,双方较为直接而频繁的接触,相对来说只是近代的事情。因此,中日两国也就具有非常不同的历史经验、迥然有别的社会结构和明显不同的性格类型。中国人和日本人双方都有许多值得相互学习的地方。

在整个历史上,日本人对中国的兴趣要比中国人对日本的兴趣浓厚得多。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日本在开始成为一个具有较高文明的国家时,中国已经历了至少二千年的高度文明了。从汉代开始有了小规模的接触后,日本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开始大量吸收中国的高度文明。它采用了中国的书写体系、中国的许多伦理观念、历史观点,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文学准则、美学观点,以及从中国的古典文化中吸取工艺技术。这种文化借鉴从七世纪到九世纪期间最为盛行,并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甚至在十九世纪初,许多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仍感到自己是中国文化的子孙。